

# 春祭

廖政明

在臺北的三月總是多雨而溼濕  
陰冬蕭瑟面孔仍然殘存在早春  
陰陰鬱鬱漂蕩的青痕  
除了爬來攘往的車水馬龍奔馳  
在沒有接線水泥道的柏油馬路  
或停靠在加油站汲取一點足以  
溫暖汽車引擎奔向沒有欄杆的  
超載公路

每次在田園，亞士都鸚鵡柔軟  
音樂漂蕩後強烈悸動與心顫之  
慷慨美得像雪鄉駒子雪白頸子  
總是姍姍溶入雨後清新有着一  
低矮欄杆的矮冬青叢及小花園  
鉅著瀏亮攝人的紅磚人行道上  
那是從仁愛路四段經過過敦化路  
信義路到愛國西路路慢慢地延伸  
進入植物園那斑斑剝剝零零的老  
古堡在落雨黃昏或冷露星夜  
在遙遠古老記憶中偷窺令人  
絞心愉快的野合燕好

而每次去爬觀音山踏上鳥瞰着  
清冷海峽的硬漢嶺始終無法排  
遣像臺北市落塵一般厚的心之  
沉澱積垢。看着麗芸姐姐苦弱  
無援在陰暗冷濕的角落無聲的  
微日背後隱藏是女人被蹂躪後  
破碎童貞勾留在無可挽回的啜泣  
陰河便企盼着每列南下觀光  
快車能够顛死摧花血腥之手  
或慘死十輪卡車的橡皮輪下

下了火車站爬上中正路的路橋  
看見烟塵濛濛的灰白公路  
屑落的人潮像沒有神經的蠕蟲  
盲目地呼吸每天落下一寸灰塵

神父很憂鬱地說要是戰爭爆發  
這些人潮不也是蒸鍋中的燻票  
豆子，其實地下人行道正很熱  
鬧穿越來往各纏利鎖男歡女愛  
風花雪月或北上南下的對快車  
總是很陌生我愚和地站立候車亭看  
漸漸新起的高樓

就像古老傳說故事新來的女人  
像仙姑姑奶奶下凡開始嚼到漁金蓮  
蝕魂冶蕩滋味，左簇右擁像隻  
妖艷蝴蝶翩翩飛臨至草芥般的  
男人堆中，帶着天上活水普渡  
衆生，普渡飢渴如狼的……  
最後如母狗般地被擺平在有刺  
的鋒王！

今日的鮮花不也漸漸為明日  
凋萎哭泣的殘瓣嗎？

要是說肚子餓了可到師大旁邊  
趴在在地上吃五塊一塊的牛肉麵  
很奇怪偏偏從臺大的新生南路  
到工專的短程埕公圳帶有耶穌  
憔悴苦像的就有一十多家  
還有一間回教寺，只是和向一個也看不到  
倒是總統府廣場夏日黃昏後  
總可看到鴨群般穿着綠衣的肉絲丸  
或許時間太遙遠了總無法記憶

除非是暴雨呼嘯愁雲慘霧的日子  
躲在三葉莊叫一客一塊錢的三色冰淇淋  
和二客酸梅湯

而灰愁禮拜六下午老是騙媽媽  
跑到新南陽看四塊錢兩場的陽春電影

橫貫公路雪封之後  
白雪簌簌地流瀉在血流成河的乾枯茅草  
硝烟瀰漫日光偶而投射過呼嘯山谷  
哭泣燭花偷吻雪封之後清癯

除了低低山谷嗚冤烏鴉  
雪地渺渺潔白耀冷地近乎悲哀  
草屋昏黃微弱燭光輕瀉年久失修的泥牆  
老人碩大微佝的身軀沮喪勻着頭  
微微嘆息着！  
月光很冰冷從山頂流瀉進來



在飄花的年代



林澤民

七色羽毛的飛舞，  
類落的樹林，  
如冬天的飛絮。  
颯颯的風，  
再也載不住飄花。  
繆斯的悲嘆，  
彼德教堂的幻滅，  
也無法再造一個米開蘭基羅。  
迷濛金黃的世界，  
不是釋迦的菩提，  
也不是耶路撒冷，  
喚不醒那藍色黯淡的星星，  
却興起思鄉的寂聊。

冷極了！  
這3°K。  
永恆寂靜的過客，  
如飛逝的彗星。  
已兩千年了，  
這漆黑的天幕，  
伴我……  
空氣冷濕而僵硬  
我與老人默默對坐着

細細閱讀滾滾過額頭的戰爭年輪和  
飽經風霜僵化的陰部細胞腺體  
心臟逐漸冰冷在雪線之下  
火絨啪啦劃地破雪白凌厲  
我輕輕地遞給老人一支——長壽烟  
雪花很謹慎諒解飄落著